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宋端合明殿學士宋天祚西撰子玄

列傳第五十七

平周劉吳韋蔣柳沈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歲再赦小人

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

京領史事遷祕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苟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

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  
取嫉權門王劭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  
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  
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  
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  
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  
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  
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  
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  
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

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  
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  
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  
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滂劉歆  
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  
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  
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  
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  
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  
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

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鞅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

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大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

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日文六子貺餽彙秩迅迥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諡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因著外傳云子滋浹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職奉法進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相無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爲吏部侍郎遷尚書會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滋覆疏舛吏因得爲姦詔與侍郎杜黃裳奪階卒贈陝州大都督諡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管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五  
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  
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  
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  
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爲起居  
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鍊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  
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頗有法彙左散騎常侍終  
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爲鄴丞杜鴻漸自劔南還過  
鄴廚驛豐給楊炎薦彙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  
相進歙州刺史政幹疆濟野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

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  
輔政分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  
治宣十年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  
旣富饒卽厚歛廣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  
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諡曰敬迴以剛直稱第進  
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迴餽  
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  
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  
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

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  
忽房瑄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  
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  
議等凡數十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瑄聞憂不寐  
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  
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  
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  
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

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  
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  
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  
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  
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  
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  
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胷臆  
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  
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麋  
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



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卽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

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顛生殺之權其爲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爲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卽位猶有褚无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爲戒撓直就曲斲方爲刳偷合苟容不

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  
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  
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爲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  
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己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  
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  
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  
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  
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  
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

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爲訕己卽除名蕭瑀諫無伐  
遼出爲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  
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  
人手子孫勦絕爲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  
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  
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  
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  
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  
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  
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

狂瞽逆意終不以爲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  
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  
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  
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  
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  
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  
榆矣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  
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復修史睿  
宗崩實錄留東都詔兢馳驛取進梓宮以父喪解宰相  
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爲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

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  
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  
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  
六月戊午大風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  
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  
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  
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  
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  
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  
帝之亂府庫未克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昧謁

大行趨競彌廣此弊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  
倦倦願屏屏羣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  
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  
聖德矣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  
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  
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  
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  
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  
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  
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

寶初入爲恒王傅雖年老衰僂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  
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  
疎悟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  
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  
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  
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  
少假借柰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  
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  
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弘機會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爲兒時誦憶略徧父

景駿景龍中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  
爲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  
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  
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  
陋悅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  
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日本求茂才乃  
得遷固遂上第開元初爲櫟陽尉祕書監馬懷素奏述  
與諸儒卽祕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沖所  
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繕錄故於百氏源  
派爲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累除右補闕張說旣領

集賢院薦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  
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  
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  
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  
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  
遂分紀傳又爲例一篇嵩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  
著作佐郎李銳助述紬績逮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爲  
譙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克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  
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  
澹榮利爲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蓄

書三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污僞官賊平流渝州爲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廣德初甥蕭直爲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稱旨因理述倉卒犇逼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補過宜蒙恩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邃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迥迪學業亦亞述與迥對爲學士與迪並禮官搢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云

蔣父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虢王巨引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父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父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羣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散舛白宰相請引父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父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再遷王屋尉克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

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卽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爲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鑿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母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璿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

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堊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爲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頽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又至答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悉亡以對乃訪父父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  
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  
榮之順宗旣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  
不遷宰相問父父曰中宗卽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  
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  
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  
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  
帝同不可爲不遷主有可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  
中宗則配饗永絕父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  
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

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敕三  
十篇爲開元格後敕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  
召父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  
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勳不可自  
替可乎曰替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  
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未幾改祕  
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錄  
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垍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垍以嘗  
監修故授父太常少卿久之遷祕書監累封義興縣公  
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懿父在朝廷久居史職



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又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樸直遇權臣乘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又既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且馱兵云又論譔百

餘篇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

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參撰憲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工禮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婿出爲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唐州刺史宣宗立召爲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歷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弟伸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

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黃巢之難曙闔門無噍類以是絕意仕進隱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為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為史館修撰轉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為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改兵部侍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三留曰

它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論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咸通二年出為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為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太尉贈肅宗諡號與章並錄贈吳越忠公國公曾叔也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芳作唐歷大歷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湏盧告撰次文宗實錄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蔣氏世禪儒唯仲及係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  
爲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歷  
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  
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  
芳緒成之興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敘天寶後事棄  
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歷左金吾衛  
騎曹參軍史館修撰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忘厭承寇  
亂史籍淪缺芳始謫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  
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

刑乃推衍義類倣編年法爲唐歷四十篇頗有異聞然  
不立褒貶義例爲諸儒譏訕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  
卒子登冕

登字成伯淹貫羣書年六十餘始仕宦元和初爲大理  
少卿與許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常侍致仕  
卒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璟字德輝寶歷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  
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璟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  
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攝餘司不及  
差限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爲

翰林學士初芳永泰中按宗正謀斷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譜三十篇璟因召對帝歎新譜詳悉詔璟攜摭永泰後事綴成之復爲十篇戶部供筆札稟料遷中書舍人武宗立轉禮部侍郎璟爲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終柳州刺史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爲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晉魏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替而除冕議見用德宗

旣親郊廟慎祠事動稽典禮冕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修飭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劔履及象劔尺寸祝語輕重冕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勁切執政不善出爲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觀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日不覩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

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  
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  
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  
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棊集於考堂唱其考第  
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  
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  
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  
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溘先朝露覲禮不展  
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  
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

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冕  
奏閩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  
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牛羊合萬餘游  
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克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  
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旣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旣  
執政薦旣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  
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旣濟奏議以爲則天皇  
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  
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

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  
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  
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爲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  
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  
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  
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尙誰與  
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  
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閤而列爲  
三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  
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

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  
稱中宗而事迹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  
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  
孝和上諡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  
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  
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  
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  
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  
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稟餼幹力什器館宇悉有  
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旣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

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斲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爲之又益

以閑官冗食其弊柰何藉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炎得罪旣濟坐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時稱其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爲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爲顏子復登制科授太子授書郎以鄆尉直史館轉右拾遺左補

關史館修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  
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  
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  
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  
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爲  
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修憲宗實錄未成監修杜元穎  
因建言張說令狐峘在外官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課請  
付傳師卽官下成之詔可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  
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愼重  
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郎吏

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  
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  
聞入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  
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  
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  
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  
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  
儲錢鬻宅以葬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  
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爲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  
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爲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



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詢滅其  
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爲節度馳至劄奴  
心祭其靈坐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  
拏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  
論著之人隨世哀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  
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爲永愼者矣又舊  
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  
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  
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

歟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  
乃知爲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  
已



實想三平人拜尚書丞丞○書書非尚書丞丞

式命費

書書以如無狀以國海美升魏而卒無工尚  
書書以如無狀以國海美升魏而卒無工尚

書書以如無狀以國海美升魏而卒無工尚

書書以如無狀以國海美升魏而卒無工尚

書書以如無狀以國海美升魏而卒無工尚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安西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八

大封二郭兩王張牛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錄軍閥遷累右驍衛將軍

兼北廷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明年突厥默啜子同俄

特勒圍北廷虔瓘飭壘自守同俄單騎馳城下勇士狙

道左突斬之虜亡酋長相率丐降請悉軍中所資贖同

俄死聞已斬舉軍慟哭去虔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

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建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遂前

乾隆四年校刊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

功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徙豪族以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異時戎虜入盜丁壯悉行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饗亘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河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儻稽天誅則諉大事不省旣而虔瓘果不見虜還遷涼州刺史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奏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爲游擊將軍宰相劾其恃功亂綱紀不可聽罷之陝王爲安西都護詔虔瓘爲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玄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

齎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戎有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誄廉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帛二千段及佗珍器俾諒朕意虔瓘奉詔人之卒軍中以張孝嵩爲安西副都護孝嵩偉姿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饒徙太原尹卒以黃門侍郎杜暹代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長七尺猿臂虎口以格鬪

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毅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加右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吐蕃將盆達延乞力徐寇渭源盜牧馬詔知運與薛訥王駿等相犄角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封太原郡公賜賚萬計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率衆叛執單于都護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山呼延谷敗之虜棄仗走取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開元五年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復出將輕兵丙夜至九曲獲精甲名馬犛牛甚衆旣獻獲詔分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進兼鴻臚卿

攝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賓反率王駿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九年卒于軍年五十五贈涼州都督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與王君奭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諡曰威子英傑英父  
英傑字孟武爲左衛將軍幽州副總管開元二十三年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屯榆關契丹酋長可突于拒戰都山下奚衆貳官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勤力戰死其下尚六千人殊死戰虜示以英傑首終不

屈師遂殲其不尚六千人殺其燁燁示以英銳首級不  
英又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將軍  
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亂拜秦州都督  
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又僞勞之且具  
饗旣而伏兵發盡虜其衆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召  
還改羽林軍大將軍掌衛兵以喪去職史思明陷洛陽  
謀掠陳蔡詔英又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虢又改陝西  
節度潼關防禦使進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  
卽位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大夫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  
留英又殿于陝東都平權知留守無檢御才其麾下與

朔方回紇遂大掠都城及鄭汝環千里無居人以功實  
封三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日驕蹇爲侈  
汰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未幾嚴武死成都乃拜劔  
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故肆志無所憚初玄宗在蜀時  
舊宮爲道士祠冶金作帝象盡繪乘輿侍衛每尹至先  
拜祠後視事英又愛其地勝選輒壞繪像自居之衆始  
不平又教女伎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宅服用日無慮  
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嘗問民間事爲政苛暴人以目相  
謂怨崔寧不已同也出兵襲寧不克寧因人之怨率麾  
下五千直擣成都英又拒戰衆皆反戈內攻乃奔簡州

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首送寧遂屠其家  
王君奭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爲別奏累功  
至右衛副率知運卒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  
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  
斗拔谷君奭間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  
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爲少府  
監聽不事君奭凱旋立宗宴君奭及妻夏於廣達樓賜  
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  
執刺史田元獻及壽殺居人取資糧進攻玉門軍使人  
謂君奭曰將軍常自以忠勇今不一進戰奈何君奭登

陴西向哭兵不敢出初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  
世爲酋長君奭微時數往來爲所輕及節度河西回紇  
等頗鞅鞅恥爲下君奭怒數督過之旣怨望潛遣人至  
東都言狀君奭間驛奏四部有叛謀帝使中人卽訊回  
紇不能自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灤州渾大  
得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  
歸國流瓊州而承宗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等益不平思  
有以復怨會吐蕃使間道走突厥君奭率騎到肅州掩  
取之還至甘州護輸狙兵發奪君奭節殺左右親吏剖  
其心曰是始謀者君奭引帳下力戰兵盡乃死輸欲以

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贈特進荊州大都督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詔張說刻文墓碑帝自書以寵之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數日虜衆有姻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悉衆來孤城渠可久不早降以全噍類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說師順曰明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脫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徹營去毀瓜州城師順開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襲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師

順岐州人終左領軍將軍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樂府別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守珪往援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僂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刺史器之引與其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爲國重將願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邪稍遷建康軍使王君奭死河西震懼詔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割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夷之餘詎可矢石相礮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脩復位署招流宄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卽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壻不可藝常瀦雪水溉田是時渠竭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契丹奚連年梗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廟契

丹酋屈刺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徙帳稍西北密引突厥衆將殺悔以叛契丹別帥李過折與突于爭權不叶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州大閱軍實賞將士傳屈刺突于首於東都二十三年入見天子會藉田畢卽酺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于捺祿山鹵獲不訾會裨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彊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湟水邀叛奚且蹂其稼知義辭不往真陀羅矯詔

脅之知義與虜鬪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事頗泄帝遣謁者牛仙童按實守珪逼真陀羅自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仙童以贓敗事逮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死子獻誠

獻誠天寶末陷安祿山授僞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內藉所統兵以州降詔卽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既來朝代宗禮賜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南山劇賊高玉禽之俄兼劔南東川節度時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衆戰梓州大敗大曆三年以疾

歸京師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固乞辭位卒始獻誠喜功名爲政寬裕有機略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從弟獻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代爲節度使大歷末破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世服其不撓子煦積閹亦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李進賢屠其家及判官嚴澈憲宗怒詔煦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縑三萬爲軍資河東王鐔遣

兵五千爲援煦入捕亂卒蘇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封李獻甫其家又降官顯憲宗怒請獻獻誠從弟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浚塹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茂逐吐蕃築鹽卒贈司空

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賓客郭知運王峻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爲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立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游及

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蠡起帝器之曰後  
日爾爲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狷閉門自歛不敢干法  
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鬪恐亡之由是  
召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以  
其年少有復讐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  
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會閱  
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  
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  
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構忠嗣罪貶東  
陽府左果毅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有

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忠嗣錄  
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  
晨墜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  
獨殺數百人賊衆囂相蹂軍屐翼掩之虜大敗拜左金  
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爲節度使二  
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  
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  
難忠嗣進軍積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  
其方彊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十  
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

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  
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徙河東  
節度使進封縣公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  
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  
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  
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  
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  
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  
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  
牝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

自張仁亶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  
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  
近世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  
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  
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  
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  
得不讐所失請厲兵馬待豐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  
尤忌其功日鈎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  
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  
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

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

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浸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爲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會爲隴右營田使引與計事積功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奭召爲判官君奭死仙客獨得免蕭嵩代節度復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還執政因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俄爲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始在河西嗇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崔希逸代之卽以聞帝令刑部員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將用爲尚書宰相張九齡持不可乃封隴西郡公實封戶二百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遙領河東節度副大使爲相謹身無它與時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皮不敢用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今式帝旣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詵蓋恚言也有爲詵言者詵以爲實喜甚久之封豳國公加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諡曰貞簡

式丞琳蓋曰貞簡

言者嘗以爲實喜甚入之桂國阿公城之琳卒餽尚書  
史非宰琳器帝忿然曰知且用東晉蓋毒言也亦爲管  
山容映輝霜不聽乘間以問高力士代士曰山容本香  
琳又不雅用百斤福光無祖數百斤賦命左帝到用  
福大勳爲琳能其無少與報此皆琳所爲也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郭知運子英傑開元二十三年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  
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

○臣德潛按綱目於開元二十一年書幽州副總管

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舊書亦作二十一年新書誤

郭知運子英乂以功實封三百戶○舊書作二百戶

張守珪子獻誠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舊書作充山南

西道觀察使

王忠嗣傳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沈炳震  
曰舊書攻米施可汗走之兩書皆天寶元年事也元



宗本紀斬米施在天寶三年以走之為合平車以示

牛仙客傳卒贈尚書右丞相○舊書作贈左丞相

西漢贈祭

題守赴于趙武

醇賦嚴于文

英英

○

英英

英英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空撰

列傳第五十九

宇文韋楊王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攷裔孫祖節明法令貞

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

以聞太宗喜賚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

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

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友善貶桂州卒融明辯長於

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温繼為京兆賢其

乾隆四年校刊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

人厚爲禮時天下戶版刻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僞勲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庫狄履温賈晉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

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羣臣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唯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穫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州縣季一申牒不須挾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

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  
狗鼠何能爲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簿冬請分吏部  
爲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工部  
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  
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  
丘分總而不得參事一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卻之融  
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廷劾說引術士解禱又受  
賕說由是罷宰相融畏說且復用訾詆不已帝疾其黨  
詔說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爲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  
卽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溝渠隄堰

決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爲稻田權陸運本錢收  
其子入官興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爲鴻臚卿兼戶部  
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  
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  
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  
卞急少所推下旣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  
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禕節度朔方  
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禕密知因玉真公主  
高力士自歸翌日宙通奏帝怒罷融爲汝州刺史居宰  
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

等暴融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贓饋狼藉乃貶融平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道廣州遷延不行爲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恐有司寢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子審字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

杖架以高庫度杖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楊國忠顓政殺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勅行刑畏議者嫉其酷乃以審爲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衆後終和永二州刺史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爲惠宣太子妃妹爲皇太子妃中表貴盛故仕最蚤絲祕書丞歷奉光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增鉅萬玄宗咨其才擢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闕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汜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壅渭爲堰絕

灞澆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澆水銜苑左有望  
春樓堅于下鑿爲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羣  
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並貯之潭篙  
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  
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吳  
綾絳紗南海瑋瑁象齒珠琲沉香豫章力士薨飲器茗  
鑄釜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蚶膽翠羽吳郡方文綾  
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  
駭異先是人間唱得體紇那歌有揚州銅器語開元末  
得寶符於桃林而陝尉崔成甫以堅大輸南方物與歌

語叶更變爲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唱習至是衣  
缺胯衫錦半臂絳冒額立臚前倡人數百皆巾幘鮮治  
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  
帝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進惠  
宣妃亦出寶物供具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賞  
有差蠲役人一年賦舟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堅  
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韋  
城縣男堅妻姜皎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旣見其  
寵惡之堅亦自以得天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  
善故林甫授堅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堅失

職稍怨望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爲忠王友王時爲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鞠林甫使楊慎矜楊國忠王鉷吉温等文致其獄帝惑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播川太守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帝大怒太子懼表與妃絕復貶堅江夏別駕未幾長流臨封郡弟蘭爲將作少匠冰鄴令芝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府戶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殺之殺惟明於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倉部員外郎鄭章右補闕內供奉鄭欽說監察

御史豆盧友楊惠嗣薛王瑋皆免官被竄堅始鑿潭多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剥斂償輸責及鄰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利可汗乃得歸爲尚衣奉御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辯自名開元初爲太府卿封弘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號無不精麗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慎矜沈毅任氣健

而才初爲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爲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慎矜遷侍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議輸物有汙傷責州縣償所直轉輕齎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時李林甫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爲中丞諒爭輕重不平罷爲陝郡太守林甫知慎矜爲已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道鑄錢使韋堅

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鉷恨之雖林甫亦不悅鉷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及爲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矜擢戶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已乃與鉷謀陷之明年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田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惠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嘗問所從來婢奏爲慎矜

家所賣帝曰彼乏錢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忠挾術間質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又白馱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銜方睦陰相語始慎矜奪銜職田辱詬其母又嘗私語讖書銜之未有發也至聞國忠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事數稱引慎矜帝悖然曰爾親邪毋相往來銜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侵侮不爲禮慎矜怒銜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隋後蓄讖緯妖言與妄人交規復隋室帝方在華清宮聞之震怒收慎矜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炅大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

盧鉉楊國忠雜訊馳遣京兆士曹參軍吉溫繫慎餘慎名於洛陽獄考治捕太府少卿張瑄致會昌傳舍劾瑄與慎矜共解圖讖榜掠不服鉉遣御史崔器索讖書於慎矜小妻臥內得之詬曰逆賊所寘固密今得矣以示慎矜慎矜曰宅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溫又誘敬忠首服詰言慎矜不能對有詔杖敬忠賜慎矜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通事舍人辛景湊天馬副監万俟承暉閑廐使殿中監韋衢等坐竄徙者十餘族所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慎名聞兄死皆哭旣讀詔輟哭慎名曰奉詔不敢



稽死但寡姊垂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已兄弟併命姊老孤煢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絕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秀偉愛賓客標置不凡著稱於時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寶應初慎矜王琚韋堅皆復官爵

王鉷中書舍人璿側出子也初爲鄆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爲才進兼和市和糴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使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

以利故倚之使鷙擊狼噬鉷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歛嚮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鉷更奏取腳直轉異貨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爲租庸腳士大抵貨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鉷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閑廐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祕記事帝詔鉷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羣

臣奉上帝號明年銜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  
裁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銜於第左建大  
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  
者賜遺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銜亞林甫而楊國忠不  
如也然銜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  
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銜至趨進  
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銜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  
盛亦以附已親之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鬪雞供奉禁中  
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  
繇以彈彈其中折玉簪爲樂旣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

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等候準經過饌具倡  
樂必素辦無敢違意銜事嫡母孝而與弟鐸友愛鐸疾  
銜宦達常忿慢不弟銜終不異情鐸歷戶部郎中銜與  
鐸召術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銜畏事泄託宅事捕殺  
之以絕口王府司馬安定公主子韋會竊語於家左右  
往白銜銜遣季隣收會長安獄夜縊死以尸還家會姻  
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銜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爲中  
丞也與楊國忠同列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鐸  
與邢絳善絳鴻臚少卿璿子也以功名相期銜因鐸亦  
交絳十一載四月絳與鐸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

誅執政作難先三日事覺帝召鉞付告牒鉞意鐸與緯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季隣逢鐸於路鐸謂曰我與緯有舊今反恐妄相引君勿受既至緯與其黨持弓刃突出格鬪鉞與國忠繼至緯黨相語曰勿鬪大夫或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緯盡禽其黨國忠奏鉞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爲鉞言故帝原鐸不問然欲鉞請鐸罪使國忠諷之鉞良久曰弟爲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謀存帝聞頗怒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鉞未知方上表自解有詔希烈訊鉞矣有司不肯通奏鉞見林甫林甫曰事

後矣俄而鐸至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冕叱鐸曰上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爲臣不忠爲弟不誼大夫豈與反事乎國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可妄鐸乃曰兄不與獄具詔鐸杖死鉞賜死三衛尉冕請國忠以其尸歸斂葬之諸子悉誅家屬徙遠方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爲井幹引泉激雷號自兩亭其奢侈類如此鉞兄錫見諸弟貴盛不肯仕鉞彊之爲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初鉞附楊慎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鉞亦族矣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堅爲判官堅被劾鉉發

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按慎矜則誣瑄死至鉞得罪方爲閑廢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宅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艷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鉞楊國忠各以衰刻進剥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旣克還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斂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鉞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壽天下復思融云





歸心爲大斗軍副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倨見翰怒立殺之麾下爲股扞遷左衛郎將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平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衛將軍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王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鏖鬪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嘗逐虜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

工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翰但齎樸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使翰已謝卽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爲未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曰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

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摔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賚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滄腸爲熱洛河以賜之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旣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醉去久之進封涼國公兼

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故厚結翰俄進太子少保翰者酒極聲色因風痺體不仁旣疾廢遂還京師闔門不朝請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爲軍司馬蕭昕爲判官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爲屬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以本部隸麾下凡河隴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



旗觸門墮注旄干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弛無鬪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爲帝言得不坐翰旣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已有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僞爲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邏禽以獻翰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

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漶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旣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劔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爲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卽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敵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

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

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阻無行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衆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爲陣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遜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以氈蒙馬車畫龍

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倚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  
火其車燦焱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尸  
血狼籍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之二有  
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盾乘以度喧叫振天  
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塹廣二丈深一丈士  
馬奔蹙相壓迨少選塹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旣敗翰引  
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  
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  
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  
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械

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汝常  
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下未平  
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臣爲陛下以  
尺書招之三面可平祿山悅卽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執火拔歸仁曰背主忘義吾不爾容斬之翰以書  
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  
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敗乃殺之翰爲人嚴少恩軍  
行未嘗卹士飢寒有陷民樵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  
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樗蒲飲酒彈箏篪琵琶爲樂而  
士米糲不饜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

帝卽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鏞如故先是有客梁慎初遺翰書請堅壁勿戰以屈賊翰善之奏爲左武衛胄曹參軍留幕府及翰與國忠貳慎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官吏皆潰帝遣劔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後贈太尉諡曰武愍

子曜字子明八歲玄宗召見華清宮擢尚輦奉御累遷光祿卿以翰陷賊哀憤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之歎息李光弼討河北曜請行拜鴻臚卿爲光弼副降安太清救宋州有功改殿中監襲封爲東都鎮守兵馬使

德宗立召爲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爲僞刺史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畤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干折時以翰出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人憂之曜擊賊收汝州禽晃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有詔督戰曜進次潁橋雷震軍中七馬斃曜懼還屯襄

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殪人于塹以薄壘曜苦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使將李堅華以兵四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圍益急帝乃詔普王以荆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蔡州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揀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

城陷曜走洛陽會母喪奪爲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南尹曜拙於統御而銳殺戮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部將叛夜焚河南門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珽代之召入爲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岺茂才高第有節槩嶠岷岷皆明經擢第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爲四鎮校將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竝班仙芝美姿質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憂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登乃善遇之開元末表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

小勃律其王爲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  
羈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  
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  
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蔥嶺涉播密川  
遂頓特勒滿川行凡百日特勒滿川卽五識匿國也仙  
芝乃分軍爲三使疏勒趙崇琬自北谷道撥換賈崇瓘  
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蜜俱入約會連雲  
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爲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  
勒川會川漲不得渡仙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齋三日糶  
集水涯士不甚信旣涉旗不濡羈不濡兵已成列仙芝

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旣濟而陣  
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斬五  
千級生擒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遂  
深入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引師行  
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  
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阿  
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旣至士不肯下曰公驅我何去  
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矣仙芝卽  
陽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也旣行三日越胡來迎明  
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

勃律王曰不闕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  
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  
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  
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  
急遣元慶斷娑夷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一箭  
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  
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  
十二國皆震懾降附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軍  
至河西靈磬怒不迎勞旣見罵曰高麗奴于闐使爾何  
從得之仙芝懼且謝曰中丞力也又曰馬耆鎮守使安

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皆何從得之荅曰亦中丞力也  
靈磬曰審若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卽奏何邪奴當斬顧  
新立功故貸爾仙芝不知所爲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曰  
仙芝立功而以憂死後孰爲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鴻  
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磬爲四鎮節度使而詔靈磬還  
靈磬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磬益慙副都護程千里  
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譖仙芝  
於靈磬者旣視事呼千里媢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  
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千石種田憶之乎對曰  
公見賜者仙芝曰爾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賜邪又召

滔欲捽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俄加左金吾衛大將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討石國其王車鼻施約降仙芝爲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邏斯城以直其寃仙芝爲人貪破石獲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良馬寶玉甚衆家貲累鉅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尋除武威太守代安思順爲河西節度使羣胡固留思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爲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曠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

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旣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稍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腹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卽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蘧蔭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爲盜頡資糧誣也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



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  
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  
爾當呼在軍中咸呼曰在在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曰  
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爲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  
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  
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贍爲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  
爲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廉從三十餘人衣襦鮮明常  
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跛仙芝陋其貌不納  
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廉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募

公義願事鞭勒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  
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  
不得已竄名廉中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  
詔邀擊靈贍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  
禽馘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  
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  
卽用之軍還靈贍迎勞仙芝已去奴祿帶刀而判官劉  
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  
吾廉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  
以功授疊州戍主仍爲判官仙芝破小勃律代靈贍爲

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戰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  
爲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戎務常清才而果習無疑  
事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  
常清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  
突常清騶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  
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  
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以面仆地  
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  
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  
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節度河西復

請爲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未幾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  
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騾私廐裁二馬賞罰分明天寶  
末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  
憂因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  
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  
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爲范陽節  
度副大使乘驛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  
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移書平原令太守  
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馳使司兵參軍事李平入

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卽倚帳作書遺真卿勸堅守且傳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度河陷滎陽入鬻子谷先驅至葵園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羯數十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而進劫官吏再戰於都亭驛又不勝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殿至穀水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効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

汙國家節度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爲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

贊曰祿山哀百鬪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耄勤故提戈內譟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卽奪爵土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關遏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爲左右蒙瞽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



風

高山芝野山芝...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宋端明殿學士 宋祁撰

列傳第六十一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道贈營州都督諡曰忠烈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

乾隆四年校刊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

得藉口執論以降賊嗚呼非天熱其惡使亂四海舉  
首而殘之邪彼

吳芳

高山芝野山芝數映宮王到卷奏對京輔○舊書并王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宋吳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六十一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  
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  
兵擊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道贈  
營州都督諡曰忠烈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  
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  
都護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

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襲父封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爲副知留後事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戰區露齒蔽野光弼醉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

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溥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解救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饜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橐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

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掘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

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柵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



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  
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塹城上鼓譟突騎  
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  
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  
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昔乃  
歸私寢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  
弼追敗之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  
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  
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  
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

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  
可旣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當會諸將  
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  
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  
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光  
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  
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  
弼嚴教諸將逼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  
京杲代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  
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

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援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崕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

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夜甲士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卽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光弼自將治中渾樹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渾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

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蹶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疆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佗馬有裨將援矛刺

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刃于韉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旣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

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  
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  
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且越至  
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  
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  
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  
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去將何易也光  
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  
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  
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  
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大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  
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五百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  
北人謳唵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  
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  
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  
陽出師次北却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  
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  
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  
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

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度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泗州帝爲賦詩以餞朝義乘却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輿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逼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

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州斬賊羸千級縛僞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之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爲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瑒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

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卽以其布遂爲光弼行喪號哭相聞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諡曰武穆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

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有志操廉介自將從賈耽爲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苻離爲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爲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奉錢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光弼弟光進字太應初爲房瑄裨將將北軍戰陳濤斜兵敗犇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卽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譖出爲渭北邠寧節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

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  
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  
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  
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杲自有傳若荔非元禮郝廷  
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  
器皆章章可稱列者附次左方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攻  
北城光弼方壁中渾摯聞併兵從光弼光弼使元禮守  
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  
千乘載木鵝撞車麾兵填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

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  
戰曰方戰賊爲我實漚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  
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  
軍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  
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  
召殆欲斬我鬪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  
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  
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陽軍敗元禮徙軍翼成  
爲麾下所害善於國爲光弼所殺

郝廷玉驍勇善格鬪爲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璜王  
功爲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  
璘屯中渭橋它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  
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  
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  
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  
自効而赴路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  
安足賞哉累爲秦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

李國臣河西人李姓安力能抉關以折衝從收魚海五  
城遷中郎將後爲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姓李

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爲鹽州刺史  
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略汧隴國臣謂人曰虜乘勝  
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樂山鳴鼓  
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瑊因  
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封張寧對國對恩臣吐蕃兵  
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  
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  
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  
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  
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



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爲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邠寧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應之大戰赤沙峯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王歷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王太僕人平爲盟陳史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詔與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力以禦之兩刃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拏野人船以達沔州潰兵至江陵哭於廷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旣請諡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爲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

忠可錄遂諡曰恭圖萬全而不共殲故曰忠壯而其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元  
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  
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主門累遷太子詹  
事封南陽郡王爲兩都遊奕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擊  
餘寇身被數創肅宗躬爲傅藥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  
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  
城使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本與之李希烈又與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  
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

騎出入廷玉稱爲勝已以子妻之及歸薦于光弼自行  
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  
曜東討利貞爲前鋒次刺城賊衆大集利貞出奇兵五  
百橫擣其右賊鋒詘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  
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  
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  
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  
門大譁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鋒乃止廷芝出奔  
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遺觀察  
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忠壯軍會矣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爲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禽安  
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爲  
都將訓兵自守號爲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  
之引爲腹心封上谷郡王爲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  
遷左衛將軍爲防城使修壘堞晝夜執戈徼巡從幸興  
元殿軍駱谷授防禦招收使帝還都復幸奉天幾二十  
年卒贈洪州都督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  
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奐爲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  
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授

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民隸浙西豫平袁晁  
方清其後潘瓘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時  
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李希烈圍寧陵遏水灌之親  
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  
渠夜久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  
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煙閣募材勇以  
代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闌入換右領  
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  
州大都督子耆別傳王曾補筆試議又得固妻于自說  
烏承玘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

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  
降突厥而奚亦亂其王魯蘇挈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  
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玼擊之破於捺祿山二十二年  
詔信安王禕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玼請含章曰  
二虜固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畜銳  
以折其謀含章不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玼獨按隊出其  
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  
國中門藝來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  
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  
城邑承玼窒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

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安慶緒使  
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彊爲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  
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玼勸思明日唐家中  
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肆晷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束身  
本朝湔洗前汙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  
聽命始承恩爲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逆東都故肅宗  
使白雲中趨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玼謀投釁殺之不克  
死承玼奔李光弼表爲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爲石嶺  
軍使王恩禮爲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  
卒年九十六子重膺別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李光弼傳封薊郡公○舊書作薊國公

生執五千人○舊書作生擒五百人

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舊書作與之百

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舊書作楊希文

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舊

書作遂加開府儀同三司侍中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李光弼

李光弼

坐持

請

會

光

請

良

爾

贊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對固對以戰戰之期回光弼

宋 祁 撰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

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

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使俄苦地偏

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

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克朔方節

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

秀巖河曲敗之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陘加御史大夫賊  
隋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  
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橐城南  
攻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僞守郭獻璆還常山思明以  
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  
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  
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  
矣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狗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  
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  
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

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  
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  
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  
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及是國威  
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  
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  
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賊將阿史  
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  
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之執獲數萬  
牛羊不可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

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旻  
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爲內應子儀攻蒲復  
等斬陣者披闔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僞納之兵卒入  
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  
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于陳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  
詔還鳳翔進司空克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  
潼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  
儀收潰卒保武功待罪于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  
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  
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

澧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器  
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  
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  
郡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  
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  
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  
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  
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空飛  
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



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  
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  
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  
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元年破賊河上  
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  
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卽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  
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  
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  
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須吾却  
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

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  
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  
水灌城漫三日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  
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前軍  
遇之戰鄴南夷負相當炅中流矢子儀督後軍未及戰  
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  
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  
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  
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  
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

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  
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  
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留  
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  
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  
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  
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  
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戍鄧景山朝廷  
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  
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

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  
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  
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  
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  
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  
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  
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爲肅宗山陵使子儀懼  
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  
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  
儀平兩京同天下而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

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訾之  
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統  
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爲關內副  
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  
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  
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  
遇射生將王獻忠以穀騎叛劫諸王欲奔虜子儀讓之  
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  
千軍寢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  
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

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初  
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爲游弈直度  
澶民給虜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  
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  
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  
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狗破賊書  
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  
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  
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  
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

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  
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古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  
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  
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  
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  
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  
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  
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  
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  
墟豺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

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  
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  
新羅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于漕衣大  
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  
寧爲一諸侯不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  
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  
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  
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  
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謝罪帝勞曰  
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恩縱兵

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爲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恐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

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恩賚崇縟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敕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置員皇太子爲雍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隳大典且用兵已來僭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耻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帟咸具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

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  
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  
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  
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  
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  
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  
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  
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  
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  
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

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  
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  
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  
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卽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  
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會曰諸君同艱難久矣  
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  
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  
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  
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  
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

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  
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  
所掠士女牛羊馬橐駝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  
三百戶還河中太歷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  
間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  
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遣屯涇陽邀戰於  
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  
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  
爲盜馬璘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  
使屯邠州徙璘爲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

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  
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  
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  
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  
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  
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夷傷彫  
耗亡三分之一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  
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  
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  
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

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  
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  
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  
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  
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  
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  
宰克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  
三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疋盡罷所領使及帥  
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  
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臣往弔

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  
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  
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  
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  
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  
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  
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卽號泣曰  
臣久主兵不能禁止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  
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  
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



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命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

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領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曜肝晞咄肝暖曙映而四子以才顯太子太師鑑曰李師範外圖公食曜性沈靜資貌瑰傑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爲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諸弟或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罷兵遷太子少保昆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薨以遺命簿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

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勲族子儀  
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次  
得罪姦人幸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  
鎰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  
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  
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歿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  
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孝初曜襲代國公食  
二千戶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晞暖映曙人各五百五十戶  
未幾復詔四人各減五十戶封曜子鋒曙子鐸各百戶  
云安武嘗二十平郊中書令共二十四人千戶散皆貴

晞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  
進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仄  
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  
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  
璘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晞率徒兵  
五千騎五百龔虜晞以兵寡不進須暮賊半濟乃擊斬  
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居父喪值朱泚  
亂南走山谷賊昇致之欲汙以官佯瘖不答賊露兵脅  
之不動數以城中事貽書李晟旣而奔奉天天子還改  
太子賓客子綱從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檄爲豐州刺

史晞憐其弱不在事巧罷德宗遣使者召綱綱疑得罪挺身走陞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晞坐免尋復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尚書孫承嘏承嘏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及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闥帝曰朕謂久次欲優其稍入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

校緝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勲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無餘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尚書

曖字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曖年與公主侔十餘歲許昏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寵冠戚里大歷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事留禁中朱泚亂逼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旣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曖金紫光祿大夫賜實封五千戶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襲代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初曖女爲廣陵郡王妃王卽位是爲憲宗妃生穆宗

穆宗立尊妃爲皇太后贈駿太傅四子鑄釗鏗銛鑄襲  
封常職貞武三平英六國公卒年四十八餽尚書志對  
釗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爲奉禮郎累官至  
左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尚書爲邠寧節度使入爲  
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釗  
答曰殿下爲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  
體穆宗卽位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俄爲河陽三城  
節度使徙河中尹領進絳慈隰節度敬宗立召拜兵部  
尚書又帥劔南東川大和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郭杜  
元穎不能禦詔釗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

州兵寡不可用釗貽書譙蠻首箠巔以侵叛意箠巔曰  
元穎不自守數侵吾圉我以是報乃與釗脩好約無相  
犯天子嘉之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爲太常卿卒  
贈司徒子仲文仲泰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  
公給事中盧弘宣奏釗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  
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襲使仲文承嫡則  
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尚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  
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  
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官不試舉宰世職其本不當  
縱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爲主營第長興里順

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擢銓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  
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  
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恭遜折節不  
以富貴加人性周畏不立赫赫名有諫於上退必毀橐  
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南尤勝塏穆宗嘗幸之置  
酒極歡改太子詹事克閑廐宮苑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銛性和易累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銓卒代爲太子詹  
事宮苑閑廐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  
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

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  
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  
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  
李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  
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曙  
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爲禁軍將軍曙終祁國公子儀  
母弟幼明性謹愿無過拙于武喜賓客以子儀故終少  
府監贈太子太傅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關隴陷不  
得歸朝廷但命官遙領其使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  
廷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曰四鎮二廷統西

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關隴失  
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  
守將交修共治之効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廷大都護四  
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元忠斯可安西大都護四鎮  
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叙官云漢軍凱祭派國公于對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  
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  
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  
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墜  
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

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  
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福唐史臣裴垪稱權  
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  
者不之貶嗚呼垪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  
後云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官至肅州刺史

淳于謝蘇端明殿學士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

列傳第六十三

李馬路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嚮摧北馬靈答為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  
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日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  
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  
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  
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  
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爲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  
石其子出犇因構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  
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  
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旣絕而大食乘勝諸胡銳于  
鬪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  
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

矣不可坐須葅醢卽馳守白石路旣隘步騎魚貫而前  
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挺麈  
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  
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墮屢築輒壞  
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蒞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  
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  
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天寶  
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帝前醉起舞帝寵之  
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醒具安祿山反肅  
宗追之詔至卽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

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  
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爲  
先鋒以巨楛笞鬪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  
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  
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  
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  
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卽袒持長刀大呼出  
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三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  
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  
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長斬首六萬級填澗

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  
張鎬魯炅來瑱嗣吳王祗李奐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  
號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與  
子儀等圍相州師耄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  
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  
創潰血流數升卒諡曰忠勇贈武威郡王給靈輿護還  
在所葬日使中人臨弔中朝臣祖泣塋給掃除十戶嗣  
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于  
官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  
贈宋州刺史

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鬪至鳳翔

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帝引見慰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爲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脩卽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復以鄭穎三州隸之大歷八年吐蕃內寇渾城戰宜祿不利璘設伏潘原與城合擊破之俘級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

射明年入朝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  
王十一年卒於軍年五十六贈司徒諡曰武璘少學術  
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繕屯壁爲  
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爲中興銳將初  
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穎璘因得哀積且前後賜  
賚無算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  
十萬緡方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爭入觀  
假稱故吏入赴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  
卽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及宦人劉忠翼  
第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羣臣宴多在璘山

池而子無行財亦尋盡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  
騎射少從軍其爲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爲裨  
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  
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  
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爲氏進至右羽林  
大將軍知軍事擢陳鄭穎毫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  
凶焰勃然鼓而行自謂無前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  
守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  
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樂城縣公代

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東距虢西抵岐椎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溪谷防禦史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柢蹊隧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精騎四百自桃林號川襲之賊帥高玉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閱旬五谷平卽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

部尚書大歷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盩屋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坻達扶文縣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諡曰昭武從父弟抱真抱真字大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

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刻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久之爲澤潞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真權

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校檢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洛遂解臨洛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絲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

圍其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軍罪已詔竝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卽以數騎馳入見武陵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其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旣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平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

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禮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爲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真表署募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寤而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厭勝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還爲左僕射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羸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

日危得僂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二其子殿  
中侍御史緘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  
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勉佐之副使李  
說及諸校俯首皆嘸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悉發府庫  
勞軍會昌卽爲抱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以節付緘  
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  
貴緘謾若抱真疾請詰朝見凡三日緘乃出見使者陳  
兵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  
發喪緘愕然謂諸將曰詔不許若何衆不對乃遽以印  
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貴視事護緘赴東都仲經

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緘遣將陳榮以書抵武  
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惡也  
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囚榮而讓緘焉詔  
贈抱真太保良類士八十八人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劒客以世蔭爲鄴尉  
席豫黜陟河朔表爲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  
爲天下最立宗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  
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  
而民不擾後爲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  
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卽殺之一軍皆



震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効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反石候擊載諭市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卽日杖死大歷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五嶺大擾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搖敬晃爲才擢任之使瑤督大軍當其衝晃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光及支黨萬餘築尸爲京觀俚洞魁宿爲惡者皆族夷之還爲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

課治進至顯官及是事株戮舶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德宗立陰賂宰相楊炎炎錄前効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恕應字從衆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詔嗣父封鑿贛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竝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悶不言勉起見臣臣常媿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卽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  
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  
騎常侍卒諡曰靖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晃授檢校  
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  
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爲懷州刺史年纔三十楊炎用扞  
魏博爲時嗤詆累遷鄜坊宣歙觀察使坐事貶吉州刺  
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諡曰忠貞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馬璘傳擢兼御史大夫。舊書授兼御史中丞

李抱玉弟抱真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舊書作五百戶

路嗣恭傳永泰三年。舊書作大歷三年

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臣德潛按本文卽

蒙上永泰三年事也舊書在大歷六年七月而舊書

本紀則係七年正月

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臣德潛按

此爲朝恩坐死也舊書云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

劉希暹魚朝恩誅希暹從死此文為希暹坐死也

魚朝恩賜香素車魚朝恩博恩精當坐死

騎本錄願糾出平五日

工業王承泰三羊專少普書武大蠶六羊少且而普書

出為武西贈察對以善常相顯赫

魏備恭軒承泰三羊。普書并大想三羊

史皆有

李師正弟師真數赫赫同空實桂六百只。普書并五

魚朝恩兼臨中丞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